

大時代裡四個軍眷的故事

· 蔣彤雲 ·

周怡

她兩個孩子從十月懷胎到生產，先生沒有參與過產檢和陪產，不為別的，只因爲先生當時正忙，生頭胎，他在澎湖駐防，生老二時，他正參加一場軍事演習，兩次都是在孩子快滿月了，方才獲得休假返家，探視她和孩子。

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，氣溫驟降，屋外是死冷的冬天，陣痛開始，拾起早已備妥的皮箱，才出了門，眼睛和鼻子就冷得難受，她把頭上的毛線帽子扣緊了，坐上計程車赴醫院待產。

醫院裡，同時間待產產婦還有好幾位，每一位產婦床的四周圍著一圈家人，七嘴八舌地爲她們加油打氣，她被安排在角落裡，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隨著陣痛時間越來越密集，子宮收縮時間越來越長，疼痛的強度越來越大，她知道孩子就要出生了，她多麼希望先生此刻能突然出現，像其他產婦的先生一樣爲她加油打氣，但

是她知道，這是奢想。

兩年後春寒料峭的四月天，她再度拎著皮箱赴醫院生產，前後兩次住院生產到出院，是爸爸幫她辦理所有手續，帶她回家。她是爸媽的獨生女兒，掌上明珠，從小到大沒吃過苦，直到嫁給了先生，開始聚少離多的軍眷生活，先生很久很久休一次假，卻常常因爲部隊臨時有事提前收假，甚至無法返家。

他的軍旅生涯，足跡幾乎踏遍臺灣本島和外島，民國八十五年，他任上校旅長，駐守龜山島，當時正值臺海危機，兩岸關係異常緊張，島上官兵每天繃緊神經嚴陣以待；爲擴充早年開鑿的軍事設施，他與步四營長余水雄和駐島官兵進行坑道擴建、「四〇一」高地觀測所，以及登山步道重新整建工程所需的所有建材，得仰賴軍方租的一條小漁船運補。島上原來有個小碼頭，但是碼頭常被颱風摧毀，官兵們只能在船和岸邊架上木板當棧道，建材全靠人力搬運。

他還帶領官兵們就近取材搬運龜

山島上的石頭當建材，依照工程所需篩檢，大工程用大石頭，小工程則用榔頭把石頭敲碎。他的雙手因爲幹了不少粗活兒，手皮變硬了，還起了繭，這些他從不開口告訴她，他甚少提到軍中的事，許多事情是在他走了以後，從前軍中袍澤細說重頭時候聽來的。每年九月到次年四月，海上風高浪急，漁船停駛，他曾經告訴她，想家想孩子的時候，他就登上高地，望向蘭陽平原，那兩年駐守龜山島期間，休假次數十個指頭數的出來。

先生退休後，是她此生最快樂、最燦爛的時光，爲了彌補年輕時長期分離的遺憾，只要放假的日子，他們兩夫妻就走遍臺灣，直到先生診斷出罹患胰臟癌。驚嚇、傷心之餘，她毅然結束所有的幼兒教育，她要傾其所有，陪伴先生走完他人生最後的一段路程。民國一〇四年春暖花開時節，他終究離開了她和孩子，想起他的一生，吃了許多苦，正要享受天倫時，因病離開摯愛的家人，她說，她常思念先生到心痛。

她是周怡，前陸軍上校王台倫的妻子，從前她常常在等待、等待、在等待中度日，雖然辛酸，但是有目標，她多麼希望能回到從前，台倫在，希望就在。

玉英

她和先生兩個人都來自社會的底層，父親是兵工廠工人，連軍職都不是，每個月只領取微薄的工資。先生一歲還在襁褓中，便寄養在舅舅家，直到十八歲報考陸戰隊，從此投身軍旅自力更生。兩個人相遇相知相惜，論及婚嫁時間題來了，翻開存摺，發現兩個人存款都少，於是報名參加當年的海軍集團結婚，省心省錢。

早年軍人待遇低，爲了攢錢，婚後不久，她同時做兩份工作，每天凌晨兩點起床，騎著機車趕到派報社，和其他送報生一樣，蹲在地上，摸黑夾報，整理報紙，整理好兩大捆報紙，開始沿路送報，白天到報社上班，擔任會計。

送報生的工作是辛苦的，一年裡，除了除夕到初四休息不送報，其他時間風雨無阻全年無休，寒流來襲，縮著脖子仍舊冷得直打哆嗦。下大雨，即使穿著雨衣，一趟下來，全身濕透也是常有的事，要小心流浪狗的追逐，還要閃躲凌晨時分急速駛過的車輛和飆車族……。

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初，老大出生，先生當時在清泉崗步兵師任少校科長，她請娘家大哥騎車到憲兵隊，用

軍用電話輾轉告知，那個月正逢軍容校閱、戰技體測、政戰督考、裝備年終督檢等等，特別忙，待他忙完公事返家探視，兒子即將滿月。

民國七十三年十月，老二出生前產檢，因爲胎位問題，她被緊急推進手術室進行剖腹產。當時他是高雄小港步兵營長，因爲是戰備營任務，即使被緊急推進手術室進行剖腹產，她也選擇產後再轉告他。堅持這麼做，是不希望他因爲家事而耽誤了部隊裡的事，和她的幾個死黨生產過程，先生全程陪同所不同的是，兩次的十月懷胎，他都因公錯過了產檢和陪產。

生活中她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，送報紙，安頓孩子的食和衣，到報社上班，陸續當了二十年的送報生，期間只有生產和坐月子，那段時間略事休息了幾個月。日子就在送報，到報社上班，接送孩子上下學，周而復始中度過，她克勤克儉地持家，拉拔孩子長大。

她常自我安慰告訴自己，每天比太陽早起幹活兒就當運動，陸戰隊員的妻子就要像他們一樣能吃苦耐勞，她們沒有當溫室裡花朵的機會，她們得張羅一家子大大小小吃喝、生病送醫求診、修水管、修馬桶、爲歪了的桌椅打釘補強、換燈泡……，家裡的

大小事，什麼都得自己動手做。

她是玉英，前海軍陸戰隊許鴻聲將軍的妻子，當年那個臺灣錢淹腳目的年代，國軍待遇是很菲薄的，爲了貼補家用，她像沙棘一樣勇敢堅毅，再寒冷、再貧瘠的環境都難不倒她，她全心全意的爲先生、爲孩子、爲家庭付出，無怨無悔。

秀潤

婚前，她並不瞭解軍人家庭的情況，婚後，方才知道嫁作軍人婦什麼都得獨自面對和打理，獨自生產、獨自照顧孩子、獨自照顧公婆、獨自管教孩子，颱風過後，獨自修繕被吹飛掉的冷氣罩和滿目瘡痍的陽臺。

民國七十五年她滿懷欣喜的懷著兩個人的第一個孩子，當時先生服務於大直海軍總司令部，十月懷胎期間，只請了半天假陪同她產檢一次，生產當天，是她獨自叫了計程車前往三軍總醫院。先生忙於公事，不克陪產，產後，軍醫輾轉打電話通知他，他還以爲醫生跟他開玩笑。

兩年後，民國七十七年七月，臺北的天空熾熱難耐，挺著足月待產的大肚子，由娘家姊姊陪著，牽著兩歲的老大，再度搭計程車前往三軍總醫院。臺北的交通本就擁擠，這天塞得

寸步難行，坐在後座，她痛得彎下身子。兩歲大的兒子看著她，不知所措拉著她的衣角，眼淚在眼裡滾著，小年紀就知道強忍不哭，撇著嘴角輕聲叫喚她，前座的姊姊一面安撫她，一面擦拭她額頭上斗大的汗珠。

計程車好不容易在三軍總醫院大門前停了下來，她剛下車，孩子就迫不及待地滑出體外。司機見地上一灘血，又瞧見她雙手捧著一坨血淋淋的初生嬰兒，邊跑向急診室，邊扯著嗓門通知急診室醫師，幾個醫護人員自急診室衝出來，她被抱上床架時，手裡還緊緊抱著老二。

老二生在醫院門外，因為擔心感染，母子兩個人在醫院住了三天，那三天，老大也跟著住在醫院裡就近照顧。母子兩個人吃的是醫院提供的大鍋飯，哪來的月子餐！這期間他仍然因為留守，無法外出探視母子三人。三天後，他向單位請了半天假，幫忙辦理出院手續，送母子三人回家。

她捨不得請月子婆，月子裡，她像往常一樣獨自張羅家裡大小事，還要照顧兩歲和初生嬰兒兄弟兩個人的吃喝拉撒，那個累啊！常在餵孩子奶時，餵著餵著，就這麼睡著了。

她的先生身為海軍，常年不在家，她得撐起家裡的一片天，老人家生

病了，她安頓好孩子，便陪同公婆就醫。孩子半夜發高燒，她抱一個牽一個，赴醫求診，蠟燭好幾頭燒，兄弟兩個小時候常問她：「爸爸什麼時候回家？為什麼爸爸又要離開？」對孩子和她來說，先生放假回家是她們母子三人最高興的時刻。

她是秀潤，前海軍上校蔡生龍的妻子，她認為身為軍人的妻子就得具備比一般女性更能吃苦耐勞的本領，回顧那段軍嫂的歲月，她無怨無悔，不以為苦。

彤雲

十一月，已是深秋季節，腹中的寶寶早已過了預產期，他因為工作關係，在家時間甚少，因為擔心突然陣痛致措手不及，預產期前我把小臉盆放在臥房門口，隨時準備拎了臉盆赴醫生產，那小臉盆裡裝的是換洗衣物和嬰兒服。

住院當天，兩歲的兒子按計畫交給婆婆幫忙照顧，兒子離開醫院前，回頭看著我許久，我在長廊的這頭看著父子兩個人離去的背影。兒子小小腦袋大概知道我們娘兒兩人這一趟分離，會是很長的一段的時間，幾次回頭定定的看著我。

安頓好兒子，他匆忙趕來醫院，

知道他第二天清晨四點有一批任務，四點的任務，最遲清晨兩點就得著裝完畢，進行任務提示，完成飛行前的所有準備。我要他回部隊去吧！早點就寢，好養足精神。他有些不放心，我玩笑告訴他，回去吧！或許明天清晨任務返航落地，我們兩人的孩子還未必落地呢！其實當時陣痛已經一陣緊似一陣。

那時「八一三」醫院正在進行內部改建，我在產房對面臨時病房裡待產，小小的一間病房放了兩張床，同房另一位產婦的先生在狹小的病房裡，窩在椅子上克難的睡著，為免吵到他們兩個人，我用棉被蓋住頭，雙手握拳拚了命的使勁兒，再利用陣痛和陣痛之間，大口大口的喘氣。就這麼獨自一個人縮在棉被裡，重複做著使勁、休息、使勁……的動作，隨著子宮收縮的強度一次大過一次，我極度壓抑不敢出聲，可是那個痛啊！

當時還沒有超音波，孩子是圓是扁，四肢是否健全，都是個未知數，連是男是女，也是在孩子呱呱落地的那一刻，方才揭曉。忍受的了身體撕裂般的痛，但是對孩子健康與否的不安和恐懼，就這麼充斥整個心。深秋夜裡，醫院一片死寂，只剩下疼痛、不安，是我唯一的陪產。

反覆的握拳，用力，鬆手，休息深呼吸，握拳，用力，鬆手，休息深呼吸，這動作從住進醫院開始直到深夜，前後六個多小時，這會兒實在疼的受不了，我低聲嘆了口氣，同房產婦的先生走近床前，問我要不要叫護士，我小聲告訴他：「麻煩您了！」

護士陪同值班醫生來到病房，經過觸診，醫生板起我的背急忙扶我下床，嘴裡嘟囔著：「快生了，啊！妳怎麼不叫呢？」同房產婦的先生看我寸步難行，用他寬厚的肩膀夾著我往病房外走。我揮揮手示意自己還行，勉強走到門口，便再也邁不出一小步。產房就在病房對面，兩、三公尺的距離竟是如此遙遠。護士推著床架，醫生、護士七手八腳將我抱上床架，推進產房，經過火燒身般的大痛之後，女兒出生了，哭聲宏亮，劃破四周的死寂，我看了看牆上的時鐘，子夜十二點五十分。

我癱軟在產床上，任憑醫生縫合著傷口，護理師把女兒抱過來，小小身軀趴在胸前，輕輕撫摸女兒紅咚咚的小臉蛋，這是個健康的孩子，原本懸著的心，終於放了下來，聞著女兒身上嬰兒的體香，我流下眼淚。

我是蔣彤雲，周怡、秀潤、玉英，我們四個人是民國八十七年班戰

略研究所學員的眷屬，我們的先生分別來自陸、海、空三軍和陸戰隊，儘管先生軍種不同，我們唯一相同的是，當年生孩子當下，先生都因公務繁忙不在身旁陪產。說這些，不是要強調我們有多勇敢，我們深知，我們的先生和中華民國所有的軍人一樣盡忠職守，守護臺灣安全，守護這塊土地上的所有百姓。他們對得起自己，對得起國家，俯仰無愧，唯一遺憾的是，他們總是錯過，大年夜錯過了和家人圍爐，錯過了妻子的產檢，錯過了家人人生、老、病、死最重要的陪伴，錯過了孩子的成長，一生戎馬，他們一再錯過。

國軍需要您我大家的支持與鼓勵，天佑國軍，天佑中華民國。



左起依序為秀潤、玉英、彤雲、周怡，四人在花田裡燦爛地笑著。

魂牽夢縈

· 吳家瑜 ·

怎麼就走了呢？
依然是那身卡其軍服，
依然是那背影，匆匆離開。
我在摸手機……
該給他打個電話。
走去搭公車，
轉火車，回桃園。
也許在火車站了，
來得急，我該送他的，
他有手機嗎？……
號碼，我在按號碼，
三三……？
我沒有他的號碼……
醒來，原來是夢。
七十年前的相識，茫然，
多麼希望能發個短訊，
如能通個短信，該多好！
如能撥個短信，該多好！
如能發個短信，該多好！
如果……，如果……。